

HAINAN
HISTORY
&
CULTURE

第七卷

海南历史文化

学术顾问 闫广林 刘复生
主 编 李长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七卷

海南历史文化

HAINAN

HISTORY & CULTURE

学术顾问 闫广林 刘复生

主 编 李长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南历史文化. 第七卷 / 李长青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201 - 1158 - 4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文化史 - 海南 IV.
①K29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3023 号

海南历史文化(第七卷)

主 编 / 李长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佟英磊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李蓉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158 - 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 术 顾 问 闫广林 刘复生

主 编 李长青

编辑部成员 张 睿 沈 琦

主办：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卷首语

从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设儋耳、珠崖两郡，中央政权对海南岛开始直接统治，大陆文化对岛屿文化开始持续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长达 2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古圣先贤的足迹。

这里有：南包公海瑞、岭南人士之冠唐胄、一代文宗丘濬；海南第一职业书法家潘存的书法、大文豪苏东坡的和陶诗、南宗五祖白玉蟾的文学道情；岭南圣母冼夫人和海南民间崇拜、宋子文和私立海南大学、北宋宰相丁谓传奇人生、中国橡胶之父彭广钦；等等。

这里更有：先行者坚韧的身形步履、思想者深邃的心境物语、发现者执着的迷离幻梦、叙述者奇特的灵光闪现。

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出于由衷的敬仰和纪念，我们特别组织了卓有成就的专家，在社会发展的语境下，品论海南历史人物，分别在哲思今鉴、史迹考辨、诗意悠然、传略平生栏目中刊出，以飨读者。

构成人类历史的要素有很多，而历史人物及其生命旅程、思想轨道与精神世界，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让我们去接近这一个个性格迥异又极具魅力的海南先贤，了解海南，把握海南，学习海南，丰富自己，建设未来。

本集刊已经连续编辑出版六期，作为以海南历史文化为中心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在本学术领域目前仅此一种，在海南省内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并且已经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特别是地方史研究和唐、宋、明、清等断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本集刊将会继续从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学术角度发挥独特的作用，随着本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有望成为本专业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目 录

· 本卷特稿

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史述考 周泉根 / 3

· 哲思今鉴

明代名臣王弘海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略论 余 杰 / 33

· 史迹考辨

海南历史人物研究综述

——以海瑞、唐胄、丘浚为例 李彩霞 陈 娇 / 47

论宁济庙从儋耳夫人到冼夫人的祭祀转变

——兼论海南祭祀文化的变迁 阎根齐 / 63

唐代岭南节度使何履光籍贯考 李 勃 / 77

唐胄与湛若水交游考论 郭皓政 / 83

明代丘濬的世界和中国之最 李 勃 / 94

梁云龙西北边疆仕宦经历考辨 王小兰 / 107

潘存的书法成就及对日本书法界的影响	张军军 陈虹 / 118
宋子文与私立海南大学	常如瑜 / 127

· 诗意悠然

苏东坡流贬海南儋州的“和陶诗”论	阮忠 / 141
白云影中仙 ——白玉蟾的文学与道	邹严 / 170

· 传略平生

北宋宰相丁谓的传奇人生（上）	海滨 / 185
北宋宰相丁谓的传奇人生（下）	海滨 / 202
苏轼自惠州至儋州之旅	赵全鹏 / 220
潘存的悲情却不悲愤	陈虹 张军军 / 231
中国橡胶之父——彭光钦	饶颖芝 / 242

本卷特稿



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史述考*

周泉根**

治海南史，以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为最难，盖文献严重阙如之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段大约四百年的历史，其疏略甚且大不如汉以前，因为汉以前至少有出土材料可资演说。

本文拟在剿尽可见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缝织这一段历史的梗概及某些细节，对于一些具体历史问题，试做重新认定。如：孙权命聂友、陆凯征珠崖当在赤乌五年（242年）而非赤乌二年（239年），孙权以胜利的姿态掩盖失败的苦涩；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532年）由萧梁政权在朱崖故地首置，此后冼夫人请命于朝置崖州于儋耳故地实际上是移置而已；冼夫人逝世后，王氏兄弟起义主要是由于中央编户齐民、推进郡县制时缺少地方豪酋代理调适缓冲；等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村峒自治到豪酋政治，再到郡县制的演进过程为线索，通过比较岭北、海北与海南政治势力的历史性消长，尤其是梳理、比较士氏集团与冯冼家族、孙吴宋齐与梁陈隋唐、冼夫人与冯盎等地方豪族内部、豪族与豪族之间、中原政权与地方势力、中原政权代与代之间等

* 本文是黄淑瑶主持、周泉根主要参与的201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性别与黎族女性文化研究”〔HJSK(ZC)15-47〕的阶段性成果。

** 周泉根，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治主体，力图描摹出自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的政治演进过程及内在的本质，并从中揭示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

一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的海南政治演进述略

秦兼并六国后，进一步南取百粤，略定扬粤岭外后，辟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岛为当时象郡之外徼。秦亡之后，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故地分置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领县十六。这是海南岛上有正式行政建制的开始。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在汉廷四代共计不足七十年间，海南岛上史载明文的反抗活动就有十来次。先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儋耳郡，省并入珠崖，中原政权在岛上的控制力下降。到元帝初元三年，山南县又首反，带动诸县，连年不定。山南地区的这次反抗运动使得汉元帝不得不从贾捐之之议罢弃珠崖郡。罢郡九十年后，东汉马援于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二征王之乱”后复置珠崖县，隶属合浦郡。

中原政权对海南岛的掌控能力与自身的强弱息息相关。东汉杜笃在《论都赋》中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在海南岛初开郡治，以致“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在于“其余财府帑之蓄”。^①《汉书·西域传赞》具体陈述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②光武帝能复置珠崖县，也同样是励精图治、士马强壮，又趁兵锋余烈的结果。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还能巩固发展对海南岛的治理，以致“儋耳降附”^③。但桓灵无道，迭经外戚宦官专权、党锢祸结、黄巾起义，在进入3世纪后，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军阀纷纷割据，海南岛的实际管理权也从中

① 《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传》。

② 王先谦补注引王念孙曰：“犀布连文，殊为不类。布当为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讹作布……《汉纪·孝武纪》《通典·边防八》引此，并作‘犀象’。”笔者以为，当是犀角之误。角布形似，且多见于史籍，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③ 《后汉书·张纯传附子奋传》。

中央政府旁落到地方势力。而地方割据势力频繁的消长进退,使得海南岛长期处于散落的酋峒自治状态。此后的乱久治短、分多合少的三国魏晋宋齐时期,海南大体延续了这种状态,一直到冯冼家族崛起之后才开始转折,书写历史新篇。

(一) 汉末至宋齐时期的南溟绿洲在中原的视野之内、控驭之外

汉末中原战乱频仍,以致“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民离乱、风衰俗怨。海南岛这时则处于原始村峒酋领自治的无政府状态。村峒之间不相统属,各为雄长。在正史的史官看来,珠官等郡“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藪”^①。实际则是,海南客观上因此没有遭受大规模、长时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伤害。“亡叛逋逃之藪”,何尝不可解读为,相对平和的自然状态反倒成为人们避难求安之地。这一历史时期,海南岛的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都极为稀缺。鉴于此,我们只能试着从其名义上所属的州郡、县治的政治变革来寻绎其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1. 士氏七郡之属的海南名义上归孙吴

汉末岭南被崛起的“士氏集团”控驭,“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震服百蛮”。集团的灵魂人物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②。建安八年(203年),朝廷派张津为交趾(趾)刺史,与交趾太守士燮共表立为州,汉献帝乃拜张津为交州刺史。^③江南割据势力刘表想掌控岭南,趁张津为其将区景所杀之际,“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但中央利用士氏集团抵制了刘表的扩张意图。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

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

①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②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③ 《晋书·地理志下》。

这东汉“七郡”属地即汉武岭南九郡^①，因为珠崖、儋耳并入合浦郡。士燮所董督的“七郡”在名义上涵盖海南岛。江南孙吴集团崛起后，在以士燮为首的士氏集团支持下，士燮董督的南越“七郡”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其地并属吴”^②。岭南成为孙权的势力范围^③，岭南自此始服于孙权，但初期实际上是与士氏集团共同治理。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遣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终士燮余年，与孙吴输诚合作，岭南政治相对稳定。吴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四十余岁”，“年九十卒”。同年，吕岱提请岭南七郡二分为交州和广州，海南岛所属的合浦属广州，吕岱自为刺史。因吕氏排挤士氏集团，激起士燮子弟的激烈反抗。

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④

交广一分一合，很可能只是吕岱裁抑士氏集团的手段，至少客观上达到这个效果。^⑤海南名义上隶属的合浦郡，也旋即从隶属广州又重新改隶交州。

2. 孙吴兵扰后，海南遥领、遥属于海北州郡

东汉以来，海南岛上的朱卢或朱崖县虽然名义上隶属合浦郡，但因抚控不力，长期在降附、叛离之间摇摆。好大喜功的孙权，不满于这种状况，欲征服珠崖，但遭到陆逊、全琮的强烈反对^⑥。孙权不听，于赤乌五

① 如《后汉书·马援传》载，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注曰：“《汉书》曰：‘平南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则与《前书》不同也。”可见，西汉的“九郡”有时被东汉人称为“七郡”。

② 《通典·州郡十四·古南越》。

③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

④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⑤ 吴景帝孙休永安七年（264年）才“复分交州置广州”（《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晋书·地理志下》具体指出是“以前三郡（即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

⑥ 孙权事先征询全琮的意见。全琮说：“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①，结果“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②。

关于聂友、陆凯征讨珠崖的大致本末也见于诸葛恪传、陆凯传、裴注及后世史志中。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南朝宋裴松之具体注解说明：

吴录曰：友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佐。”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为功曹。使至都，诸葛恪友之。时论谓顾子嘿、子直，其间无所复容，恪欲以友居其间，由是知名。后为将，讨儋耳，还拜丹杨太守，年三十三卒。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字敬风，吴郡人，丞相陆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唐文献记载：“（吴赤乌五年）九月，遣将军陆凯讨定朱崖、儋耳郡。”^③

明代地方志载：

聂友，字文悌，豫章人。少以才胥录为县吏。虞翻使交州，友送之，翻与语奇焉，荐于豫章太守陈斐，以为功曹。既至都，诸葛恪遂与友善。及孙权将图珠崖，恪荐友为太守，诏加将军，与校尉陆凯同往。既奏捷，留友治之。友虑师久致疫，简其精锐自卫，余先遣还。权大说，征为丹阳太守。^④

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②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③ 许嵩：《建康实录》卷2，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96。

④ 万历《广东通志》卷61《郡县志四十六·琼州府·名宦·吴》。

上面文献的细微差异，颇堪玩味。如有时称“儋耳、朱崖”，有时只说“珠崖”或“朱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海南全岛的泛称。也从侧面看出当时孙吴政权在珠崖建置没有着落，故泛泛称谓。再如，就征讨结果，有说孙权大悦，有说他深深地后悔。综合分析文献，实际可以看出：所谓聂友、陆凯任珠崖太守、儋耳太守，不过是临阵授命，志在必得，以壮行色而已。所谓“讨定”，只是一时的武力慑服。三万大兵“死者十有八九”，讨定之后，随即遣还，只能自卫，最后又都双双离任升迁。所谓升迁，从孙权角度看不妨视作是对征讨政策失败的自我掩饰，从聂友、陆凯角度看，也只是苦劳，没有功劳。方志说孙权大悦，但《三国志》明白记载他“深悔之”。这可以解释为武力征讨回来之初，孙权以表面的成功掩盖实际的失败，所以大悦升迁二位，而事后终究难以掩盖不听陆逊、全琮忠告的悔恨。

尽管如此，孙吴政权到底是设置了珠崖郡，也为后世史家认可。据《晋书·地理志上》载：“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郡。”复置珠崖郡的时间有两说。《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条目下将复置珠崖郡具体为赤乌五年；但唐《元和郡县志》说是赤乌二年，且不得其地，只能在徐闻立珠崖郡、珠官县。^①那么，孙吴初置珠崖郡到底是赤乌二年，还是赤乌五年，或者说是三年之内两次置郡？赤乌二年置郡说，《三国志》不见记载。《晋书·地理志》只记载了赤乌五年初置五郡，其中有临贺、珠崖。既然是初置，则说明此前的赤乌二年不应该有置郡一事。我们分析当时正在用兵，也不大可能置郡。^②赤乌五年聂、陆二将讨伐珠崖后，将珠崖与刚刚平定的临贺初置郡才顺理成章。二年之“二”极有可能是五年之“五”字迹模糊致误。

《元和郡县志》虽然时间弄错，但记载东吴终究不有其地，招抚其人也不从化，却是事实。去三国不远的晋代王范在《交广二州记》中说：“珠

① “赤乌二年于徐闻县立珠崖郡。于其地上立珠官一县，招抚其人，竟不从化。又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舆地纪胜》卷124《琼州》引《元和郡县志》。

②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赤乌二年孙吴在岭南的军事行动有如下事件：“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动乱未提及合浦郡。但适逢岭南大规模叛乱，置郡珠崖的可能性不大，而吕岱等讨平也在一年之后，从赤乌二年冬绵延一年多，即差不多是赤乌四年了。

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① 综上所述可见，赤乌五年吴武力讨平了海南岛，却无力维持治理，只好在形式上置珠崖郡，郡治也只能设在海南岛之外的徐闻，且“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最后到底“不有其地”。所以说，征讨兵扰之后，海南地区依然是以村峒自治为主的政治状态。

三国吴时期设珠崖郡^②于徐闻，海南只是珠崖郡的属县朱卢^③。珠崖郡多数时隶于交州。只是三国纷争，都自称正统，于他国州郡都施行遥领制，各自将九州不论实际占领与否一概自欺欺人地划在自己名下，实际隶于吴国的交州，在这种政治风气下也被蜀、魏和晋遥领。^④ 但不管海北谁方唱罢谁登场，处于遥领、遥属地位的海南这一时期没有参与历史的纷争，始终维持着原始村峒形式的社会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刺史吕岱于赤乌六年（243年）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航行南海，出访了东南亚各国。《梁书·诸夷·海南诸国》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两人都撰述了自己的见闻，朱应有《扶南异物志》，康泰有《扶南记》。孙吴时期中国即已在南海辽阔海域航行的事实，对今天我们研究南海主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3. 两晋宋齐时期的海南不改其自然状态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分兵六路大举破吴，吴末帝孙皓出降，孙吴随之灭亡，汉末以来割据局面也就此结束。西晋平吴后，撤销珠崖郡并入合浦郡。《晋书·地理志

① 《初学记》卷8《岭南道第十一·极外海中》引。

② 复置珠崖郡之前，珠崖属地皆隶于合浦郡，合浦郡于黄武七年（228年）一度更名为珠官郡，事在赤乌五年之前。《宋书·州郡志四》载：“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旧唐书·地理志四》廉州载：“合浦，汉县，属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吴改为珠官。”

③ 据清人引《沈志》《元和志补》可知，朱卢，吴改东汉朱崖而得，实际上是回复西汉故名。清缪荃孙《三国会要补》说：“朱卢，故合浦朱崖县。《元和补志》：吴改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考证》合浦郡朱卢：“沈志：‘朱卢，吴立。’县本前汉所立，建初后省。吴盖复立。《元和补志》云：‘朱卢，后汉改名朱崖，吴复名朱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2《琼州府一·建置沿革·琼山县》：“汉初朱崖郡地，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后汉曰朱崖县，三国吴复曰朱卢县。”

④ 如《通典·州郡十四·古南越》载：“汉末，其地并属吴，仍分为广州，领郡三，理番禺。后蜀以建宁太守遥领交州。晋平蜀，亦然。”